

美与文学

何孔周 著



● MEIYUWENXUE ●

美与文学

何孔周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迴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88 1/32 印张：9.5 插页：6 字数：220,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8,500

统一书号：10378·140 定价：1.95元



作者近影

序

唐 肇

孔周的评论文章要集纳出书了，我感到很高兴。他的职业是编辑，终日操劳奔波于组稿、改稿、发稿之间，很是繁忙辛苦，但他始终不断地挤点业余时间写作，那都是在别人休息娱乐的时候，他伏在灯下分秒必争地抢出一点时间，把自己的所思所得写出来，现在竟足以成册了，可以想见，没有一点坚韧的劲头，是做不到的，仅此一端，也弥足珍贵，是令人欣慰的了。

和孔周的结识是在共同编《文艺报》的时期，那时四凶始覆，文艺界百孔千疮，满目荒凉。孔周身材魁伟，血气方刚，不仅对于极左思潮深恶痛嫉，而且对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有深切的感受，每一谈起，便义愤填膺，激动不已。因此，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坦直热诚，感情勃发时就喷泉般不可抑止，确是一个艺术家气质的人。但相处较久后，就发现，他虽然比较容易激动，认真考虑问题时，却思维周密，条分缕析，有一份穷根究底的执着，就好象他的钢笔字，一笔一划都十分工整，仿佛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下力气刻出来的。如果我对他的这种个性观察，大抵不差的话，我以为他的评论，亦复如此。

他的文论，写得热情，字里行间，爱憎之感是时时让你感

觉得到的。文学评论的对象，主要是作品或作家，概而言之，是对于艺术创造的一种感受，一种阐释或一种判断，似乎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科学的，但论文或论人，如果感情全然为理智所冰结，即使有高见，恐怕也很难有感染的力量了。孔周的文论则不然，他对作品的分析常常和他自己对于人生的某种境界的追求相联系着，因此，在他笔下，既有对于作品的种种成就的分析和阐释，又往往寄托着自己浓烈的感情，甚至我以为，很可能正是由于作品的某一点触发了他胸中蓄之已久的情愫，他才执笔为文的。比如他对任光椿同志的《戊戌喋血记》的评论，和后来续写的《评“戊戌喋血记”中谭嗣同形象的塑造》，就给我这种突出印象。他固然对这部作品如何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反映近代史上这一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重大历史斗争，以及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和探讨，但同时对于清末内忧外患频仍，中华民族爱国的仁人志士，终于有了新的觉醒，奋起变法图新，也怀着极大的敬意和热情。他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亡国灭种”的大祸，迫于眉睫，正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大胆地揭示出：“今日非变法无可图存”，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喋血刑场，当然有为当时社会条件所限的复杂历史原因，但他们慷慨就义，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歌，却预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着近代史上令人振奋的、积极的、光明的主流，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又如他的《艺术家的“赤子之心”》一文，以古往今来伟大作家丰富的艺术实践，热情有力地说明，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既是赤子又是巨人”，他们一方面怀着对人的最真挚的热爱和关怀，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又对一切违反人性的现象抱着深刻的憎恶、蔑视，抗议和反对；当然，这并不是主张用空洞抽象的“爱”的说教，来

消弭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包括阶级关系中的尖锐冲突，而是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对人的践踏，强调要象鲁迅先生所指明的那样“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因此文学必须以这样的“赤子之心”，强烈地反映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心声。孔周在这本文集中，用极大的热情，对构成艺术的最根本要求以及对许多艺术规律加以探究与分析，都是结合当时拨乱反正的斗争，针对破除“四人帮”所制造的种种背离艺术规律的精神枷锁而发的，这对于开拓文学的新局面，发挥了积极有益的战斗作用。

孔周不仅对于文学理论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于艺术，特别是电影艺术，也十分爱好，他自己就写过电影剧本，因此，他常常热心地对于电影创作发表自己的评论。由于他确实对电影下过较深的功夫钻研，因此他评介电影的文章，也往往能“搔到痒处”，较为中肯贴切，而为电影界所赞赏。

孔周正当盛年，思想敏锐、活跃，又欣逢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他在《文艺报》负责理论编辑工作，更使他不能不接触到许多新的文学信息，新的文学现象和新的文学问题，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再以他的勤奋与执着，我相信，这本集子所已取得的成果，只不过是开始，他显然还有更大的潜力可以发挥，我热切地希望他再接再厉，乘着伟大变革时代的劲风，舒展思想的羽翼，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目 录

序 唐 肇

一辑 艺术探微与寻找“美的法则”

艺术的感觉和作家的眼睛 3

艺术家的“赤子之心” 14

写人的灵魂 27

打开人物心灵的钥匙

——谈作家的体验 34

“细节的真实”与现实主义 41

“自己的声音” 51

大胆“干预生活” 58

自觉的创造意识 62

冷峻的反省和坚韧的求索 64

从X轴上来寻觅风格，行吗？ 72

创作个性与作家的世界观 75

二辑 美是千姿百态的

瞧出了历史小说的将来

——评《戊戌喋血记》 87

“大梦谁先觉”

——评中篇小说《钢铤将军》 105

《绿化树》下的沉思 121

并非“传奇”

——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 124

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

——谈《天云山传奇》中吴遥形象的塑造…………… 131

追求与选择

——评中篇小说《南方的岸》…………… 137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评长篇小说《改革者》…………… 143

“半片荷叶见真情”

——《城南旧事》艺术谈…………… 156

读《社戏》…………… 166

三辑 美是发展的

描写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评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 181

“美是性格和表现”

——评《戊戌喋血记》中谭嗣同的形象塑造…………… 184

生活、性格和构思

——读电影文学剧本《哑姑》札记…………… 189

情和理

——读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199

生活·哲理·艺术

——读诗断想…………… 203

当代士兵心灵的投影

——读《镌刻在焦土上的诗行》…………… 207

视角的变换和整体的构思

——《乱世英雄》艺术谈…………… 210

“含虚而蓄实”

- 《青春祭》艺术谈 215

一种新的审美要求的求索者

- 从《等风的帆》看冯苓植小说的艺术追求 222

喜剧中的悲剧

- 《始祖鸟蛋》的启示 232

寻根意识与文学的深化

- 就《漫长生命中的短促一天》答陈继光 236

四辑 美与环境

- 不要横加干涉 243

把握特殊性是艺术的生命

- 兼评《时代的报告》创刊号中一个错误观点 248

- 文艺批评与百家争鸣 256

- 评论自由和评论家 260

- 从两个“慈禧”说起 263

- 是志在艺术，还是巧取私利？ 265

- 适合与迎合 267

- 通俗与庸俗 269

附录

正确地表现人性

- 记《文艺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 272

反对“左”的倾向 实现评论自由

- 《文艺报》召开“评论自由”座谈会纪要 281

文艺理论批评领域的新拓展

- 记《文艺报》召开的“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 288

- 后记 295

一辑 艺术探微与寻找

“美的法则”

“把各时代艺术家创作的最优秀作品搜集起来，放在一起，使用科学方法来理解其中有一种什么共同的东西使得它们彼此相近，成为它们的价值的原因。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法则。那些被称为不朽的作品有很多共同点；如果从其中每个作品里把这类共同点剔除干净，作品就会丧失它的价值和魅力。这是说那些共同点是不能缺少的，是一切有志于成为不朽的作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契诃夫

艺术规则把艺术变成呆板的工作，……这些规则没有一条不能被天才成功地跳越过去。

——狄德罗

艺术的感觉和作家的眼睛

伦敦多雾。在伦敦人的眼里，雾当然是灰色的，而且自古以来文献也都是这样记载的。但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到伦敦去画威斯敏斯特教堂，却把笼罩着伦敦的大雾，画成了紫红的颜色，让教堂哥特式的轮廓在紫红色的雾中影影绰绰。伦敦人一看这幅画，十分惊愕，忿然指责，争论不已。但当他们走在大街上有意识地抬头看雾时，却不由得惊呆了。因为他们好象才第一次发现，由于烟太多的缘故，由于不断建造起来的红砖房光线反射的缘故，伦敦的雾的确变成了紫红色。于是，伦敦人为莫奈对色彩的敏锐感觉折服了，承认了莫奈的胜利，甚至还给莫奈起了个“伦敦雾的创造者”的绰号。这个小小的画坛轶事，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那就是：对审美对象的真切感觉和敏锐观察，应当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必须具有的素质，否则，这个“艺术家”就不可能发现一般人所发现不了的东西，也就不可能独出心裁，独辟蹊径，有所创新。

所谓艺术感觉，是指艺术家和欣赏者从视觉、听觉和其他感觉出发，通过特有的物质手段，来掌握客观事物目可见、耳可闻的个性特征，来掌握某些具有审美意义的东西的那种能力。艺术的感觉固然也包含着人们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对象

的第一瞬间所反映的内容，但它的内涵却要比这一层含义更丰富。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感觉是一种“构造形象的能力”，它“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①这就是说，在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身上，艺术感觉的两方面的能力——认识性的感觉力和实践性的感觉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唯其如此，他才有能力把他的视觉和听觉感官所感觉到和捕捉到的有审美意义的东西，把在他的想象中活动着的東西，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才能有本领迫使最杂乱的最不易驾驭的材料听命就范。

作为语言艺术家的作家，艺术感觉也是他们身上所必须具备的、极为重要的素质。人们通常把作家认识性阶段的艺术感觉力称作“作家的眼睛”。作家只有具备这种特有的精微的感受力、独到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才能摄取大千世界一切美的和丑的事物。而在实践性的阶段，作家的艺术感觉力则集中体现在构造形象的得心应手的表现力上。当然，分属于这两个阶段的作家的艺术感觉力——感受力、观察力、想象力和表现力，不是断然分开的，而是互相渗透、相互依存地贯穿于作家创作的整个过程，是贯穿在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感受生活、观察生活、概括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全部复杂的活动里。

作家的艺术感觉首先表现为独到的观察。没有独到的观察，就不会有丰富的想象和真切的感受。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非常重视对人生的观察。他在街上散步的时候，常常喜欢盯着一些陌生的过路人，长久地注视着他们。有一次，他在人群中看见一个约摸三十岁的工人，领着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看到工人有一副干瘦的、忧郁的脸，穿一件接缝已经开线的假日才穿的大衣，裤子大概是从旧衣摊上买来的，但弄得干干净净，戴着一顶揉得非常皱的圆筒礼帽，胡

子剃得很光。那孩子孱弱，苍白，穿着一件大长袍和红头皮靴，戴着一顶插孔雀羽毛的帽子，跟在工人后面踉跄地走着。孩子走不动了，工人低头对他说了几句，可能只是说着，但却象是喊叫似的。这些情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着：

他一个多月前才死了妻子，准是得痲病死的。暂时照顾这孤儿的（父亲整个星期在工房里工作）是一个住在地窖里的什么老太婆。今天是礼拜天，鰥夫带着孤儿老远地走到维波尔斯卡亚街一带去看那死去的女人的姐妹。她一定也是住在一个非常大的官舍的被隔开的地下室里。这姐妹，想到死人时可能叹口气……在炊壶拿出来以后，大家便饮着放砂糖的茶。小孩一直坐在屋角的小凳子上，皱着眉头怕生人的样子，终至于发起困来……（他那戴袖章的下士姨父）在一直没理睬小孩以后，表示了要和小孩亲热一下的意思，但非常生硬而不恰当，连他自己也笑了。鰥夫偏偏在此时严峻地莫名其妙地向孩子叫起来，使得军官很快地“唔，唔”过去，而父亲却不声不响地一本正经地立刻把孩子带出屋子去了……②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捕捉住了观察对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从这个工人有着干瘦的、忧郁的脸色，穿着从旧衣摊上买来的裤子等细节中，看出了他的生活很贫困；从这个工人一个人牵着孩子走路，大衣开了线没有缝，小孩穿着不合身的大长袍中，推想出他的妻子可能是得痲病死了；从这个工人穿着一件假日才穿的大衣，胡子剃得精光，戴着一顶轻易不戴的已经揉得非常皱的圆筒礼帽等细节中，想象出他眼下是去做客，等等。可见，唯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那么丰富，那么合情合理，他的感受才能那么真切，那么声息可闻。

但这种观察力，又不同于哲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侦察员的观察力。被称为“作家的眼睛”的观察力的特殊含义，恰恰是指作家掌握现实及其形象时，他那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交相作用、互相生发而产生出来的那种特殊的透视力。正是这种透视力，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发了他那深厚的生活积累，使他从一个个别工人的遭遇里，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社会生活的规律：即十九世纪彼得堡工人生活的特性。这样，敏锐的艺术感觉就不仅赋予了作家给个别事物以普遍特征的特出的透视力，而且还成为帮助作家趋向和实现艺术形象典型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周立波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中说：“塑造人物时，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的生活的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这经验，真可谓是朴素地道出了艺术感觉的重要，也道出了作家的艺术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表现力在创作过程中相互制约、交相作用的奥妙。

作家对描绘对象的观察，决不是冷眼旁观，无动于衷，而是燃烧着炽烈的感情去拥抱人生，去拥抱生活，是通过敏锐的视觉、听觉去把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图形印入心灵。李存葆在云南前线采访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壮烈牺牲的连队干部，在遗书中一再嘱咐妻子：他死后，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生前欠的帐可用抚恤金来还，如果不够，望家中想方设法把欠帐一次还清。后来，他牺牲了。烈士的妻子拿着抚恤金，卖掉她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和婆婆一起，来到了部队……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

环>篇外缀语》中说：“我没能亲眼目睹那种撼人心魄的场面，但听到这些，止不住热泪滚滚！”它“使我感受到，正义的战争常常能使人之间的感情发生‘核裂变’，而这些‘感情爆片’都闪耀着它独特的光彩！”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在谈到他喜欢观察他住的那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当地的居民和他们的性格时说，有一次，他尾随着一对工人夫妇，专心地听他们那东拉西扯的谈话，听他们埋怨马铃薯的价格涨得太快啦，冬天太长啦，燃料太贵啦，欠面包房的钱太多啦……他听着，听着，仿佛他们的欲望与困苦已经浸入了他的灵魂，他的肩头就披着他们那破烂不堪的衣衫，他的脚上就穿着他们那满是窟窿的鞋子，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也对那些虐待他们的雇主们勃然大怒。他说：“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能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或者也可以说就因为我能很好地抓住外表的一切细节，所以才能马上透过外表，深入内心。当我观察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够使自己处于他的地位，过着他的生活。”这经验，跟福楼拜在描写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时，说他自己尝到了“真正的砒霜味道”，跟契诃夫在描写偷马贼时，说他自己得“随时按他们的方式说话和思索，按他们的心理来感觉”，在强调要使自己燃烧起来，用艺术的感觉力来掌握现实及其形象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作家唯有通过自己的或自己笔下人物的视觉、听觉和其它感觉去掌握现实世界的多样形象，才能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捕捉住客观世界中现实形象所特有的形状、颜色、声音、气味、动作等等，以挖掘和呈现出人物心灵复杂多样的内容。汪曾祺在小说《受戒》中，对两个少年男女初吐真情有这样一段描写：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在这幅纯情汨汨的画面里，作家正是从视觉和听觉出发，把握了人物的动作、表情和对话；正是从对话声音的忽高忽低、忽抑忽扬、忽轻忽重中，把一对少年男女身上的那种柔韧的爱情的萌动挖掘出来了，把一个农家少女对爱情的神往和她感情深处的颤动表现得那样率真，又那样动人！高尔基非常推崇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他认为人们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空间的活动，很难用新的方式来表现人们在行走。而在《哈泽·穆拉特》里，却完全避开了对人们行走的正面描绘，只是从哈泽·穆拉特和他的副官在峡谷里行走时的感觉出发，从人物的视觉形象着笔：“峡谷上面是天空，象一条长河。满天星斗。星星在蔚蓝的河里向着峡谷的弯曲处移动。”这就独出心裁地表现了人们的确在行走。高尔基赞叹地说。“这真是惊人的一页。”“您会感觉到仿佛他的主人公的肉体的存在，他仿佛站在你们面前，你想用手指去触摸他。”^⑧而非常巧合，契诃夫在读了高尔基早期的短篇小说《草原上》之后，也用了类似的语言称赞高尔基说：“您的感觉很出色。您善于雕塑，